



07209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四

毛詩圖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評選

書序類

序類

毛詩序

下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三續音賞

卷十六

序類

一

王化之下
刺之故其
俗古也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獨結關雎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鶉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
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二



此詩之義... 關雎之義... 淑女之德... 君子之志... 哀窈窕思賢才... 無傷善之心... 是關雎之義也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

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屨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

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榻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

比二傳于
異端過矣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衷，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五

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

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乎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

三續齊賞

卷十六 序類

六

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

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于反
 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
 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聞
 焉，與論語孝經並稱。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
 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
 辯疏，判浚歸實，自夫子本言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



三續音賞 卷六 片類

十一

則青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
 乎之方，既作之後，方復隱字，以避患，非所聞也。子
 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無天，而云仲尼素王，立
 亦又近詭據。公羊經
 亦又近詭據。公羊經
 亦又近詭據。公羊經
 亦又近詭據。公羊經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浚歸實。自夫子本肯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八

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

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
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
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
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
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三續音賞

卷二十六 序類

九



昔來君子不可不鑑

不亦乎矣音亦以口也音亦謂書也與音不與也
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
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

三續音賞

卷十六

序類

十

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于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

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十一

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

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擯背秦秦人恐恩
不敢闖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
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
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
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
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
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
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
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
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十二

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
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
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
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
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謀故其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
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
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
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

救語爲策
士生色

戰國策書錄

叙大山封一段如見司馬談

簪在顛頭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顛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十三

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聩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代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

抑揚頓挫
太史公持
此作更忝
吐

尉鄒暉。扈因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一四

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妻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一五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王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隳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綬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管西

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
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
麟止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
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黽錯明申商公孫弘以

三續音賞

卷十六 序類

十六

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

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

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

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

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

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既科條之矣並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

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馬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
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
副在京師俟夫後世聖人君子

三續音賞

卷十六序類

十七



國京師外夫野博選入家子

一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

副在京師俟夫後世聖人君子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札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劄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滌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十八

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渾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提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鑄鄴潦滙，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畧。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

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摠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畧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

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矣，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鳥之瑞，斯固不可誣也。

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泮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雖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

三續奇賞

卷六 序類

二十

旣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際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猶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

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觀妍嗤而
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舍毫握簡牘軸志食終不足
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十一



其筆斬然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交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

三續奇賞

卷六

序類

三二

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闕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恥尋歷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湊爲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湊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安石而李

此書不可少

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
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宦官覆
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
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
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奸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畸危。綿綿延延。乍傾
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
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
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
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
哉。伏惟明主戒之。

三續奇賞

卷六

子紹

子三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三續音賞序類卷一六商來起甲辰爲編年曆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晉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謝公古今有心人其書古今不朽事

知關鍵可
以史

亦有宜詳
者

又以編年
為正反次
之何也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謀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

三編百賞 卷六 序類

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闢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具忠憤感槩。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

三續音賞

卷六

序類

二十六

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徭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闕。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

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
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
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
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甚智
而作春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
舊史有採小說挾摭幽隱會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
屬漢則劉歆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
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
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

三續奇賞

卷二十六 序類

三七

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
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
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
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
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
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
邾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
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
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
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

徽唐書之竇革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
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
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灼馮時行爲之
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
而小異公休於書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呼之
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
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
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盡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
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
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

三續音賞

卷六 序類

二十八

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
周訖五代畧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蠕歸杭都
延平廖公見而躉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
子弟爲者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
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開道歸鄉里丙子
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
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孝異及所註者散
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
焉汧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
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治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

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者辯誤十二卷嗚呼註
 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
 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
 踈索尚多蘇晉之割斷蓋勘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
 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
 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芒不自覺
 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
 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
 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
 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嗜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
 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正不必約

三續音賞

卷六 序類

三九

類案尚多藉晉之情禮蓋博嘗且贊以美其藉蔡謨
 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
 踈索尚多蘇晉之割斷蓋勘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
 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
 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芒不自覺
 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
 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
 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
 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嗜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
 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風俗通序

應劭

管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愆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三十

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藉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弃。無見之。

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
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
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
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
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願惟述作之功故
聊光啓之耳晉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
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
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
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
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

三續首賞

卷十六 序類

三

明哲幸詳覽焉

君臨云野交於我賜問其於德有詩天風其爲難矣
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
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
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
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
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
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願惟述作之功故
聊光啓之耳晉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
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
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
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
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

各屬人羣哉平休于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管涓子棊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騷與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三續音賞

卷六 字類

三三

史必有聖
人以統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歎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肇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

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圖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

三續音賞

卷六

序類

三十一

貶於才略侶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銜管何能矩

矐茫茫往代旣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文編序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
校舊文作文編納于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
切耻肯人諂邪以取進彘亂以致身徑欲填陷寔於
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
林壑快恨於當世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
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
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
常想直道絕而不續不虞陽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
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三四

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叅戎旅苟在冠冕觸踐
機危以爲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爲之文
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
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
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徧事簡
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
分在 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可傳之於筐篋
耳叟之命 祈則著于自釋云不錄時大曆三年丁未
中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掄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羗詐蹇紛侘條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三續音賞

卷六

序類

三五

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蘩者楚物也。

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遷去古未遠猶有先賢

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讀其語言雜燕粵事兼

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

亥豕帝虎舛忤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

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

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

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

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

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

為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
 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
 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
 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
 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
 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在王序之
 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
 為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
 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
 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
 三續音賞卷十六 序類
 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
 序別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
 行之忠捐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皆賢之所詳僕可
 得而略之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類', '卷十六', and '三六']

元自於樂
府得無少
微否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賔。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疇者爲謳。謠。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彌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

三續奇賞

卷十六 序類

三七

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牘。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胎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

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
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
篇無有倚傍余少嘗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
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
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
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
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
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蠲蟻之類是
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
同異之旨焉

三續青賞

卷十六 序類

三八

魯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大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

三續音賞

卷十六

序類

三十九

纂例最陋

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未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駟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

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王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

三續奇賞

卷一六

序類

早

如此却不妨亦例也

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槩於予。秉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九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駟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未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

三續奇賞

卷六

序類

四一

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窻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又主所不欠甚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

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訪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饜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禍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

三續奇賞

卷六

序類

四二

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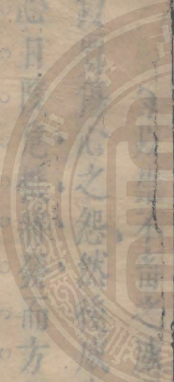
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愬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陟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

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邀前賢洋
洋之風俯冠來藉而大欲不貳於身至樂無愆乎舊
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
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積成山岳
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
庶使百世少有寤云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
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蕩國之
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譜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
夏序詩曰賦曰賦也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
楚風雅頌始於楚賢人失志詞賦作

青賞

卷十 序類

四三



上于衆心... 怨然... 窮乎震室而怨行
多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
熱對百世少休讓云事窮運盡必於顛什風起塵合
空餘凶雨多給良瓊茶毒之辭豈不嗜藉將帳風雷
必和然對而毒之極堅盡亂氣丹普之變齋淑山岳
論敵焚而對醒謂畏愈強由各愈好此之不為斯之
若之風龍淚來蘇而大燈不之付良至樂無愆乎舊
人林跋於自既高揖而退眼曩曩之盛仰邀前賢

三都賦序

皇甫謐

漢書
卷之六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管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詩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

三續音賞

卷十六 序新

四四

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釐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

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
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
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
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由夏故作者
先爲吳蜀二容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玉而
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
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
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植物之衆寡比風俗
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

三續奇賞

卷六

序類

四十五

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
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容主之辭正之以魏都
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
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輪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三續音賞

卷六

序類

四六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志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奸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

鳳魚有鯢超絕之林宜見閣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遇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斜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

三續青賞

卷七 序類

四七

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非爲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

終

奇賞齋廣文苑英華卷之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類

書序類

雲南志畧序

虞集

治襄鑿若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卽位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泐其俗而導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器名。無治術。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一

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成。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主者格於貪利。雪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

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水經大手
筆不詳其
著書人當
時聞見何
略也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祐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踈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摠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

三續晉賞

卷十七 序類

二

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彘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字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

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徃徃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

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昔者龍負河圖八卦列明時之象龜呈洛字九疇開
叶紀之文青巖啓而六甲飛黃壤堙而五行缺故知
乾策遠坤符靈秘法効用常邀乎聖期研幾測深必
貫於神道皇軒於是乎合而不忒帝皞於是乎推而
致福自重黎並命叔仲分官理八節而調四時部三
元而齊七政權衡度律在虞夏而兼修正朔陰陽及
殷周而備舉旣而王風版蕩戰國縱橫瞽史忘三家
之言疇人失二官之業履端闕而歸餘壞攝提差而

孟陬殄廢時亂日非直義和酒淫亡甲喪子豈唯商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五

辛纂虛漢興草創肇謀紀綱而方士異詞天官讀議

張蒼從甲乙之術未叶變通鄧平用丁丑之元旋聞

疎濶當塗圯隔典午陵遲戎狄升僭偽之壇寓縣乏

神祇之主三辰九野壓析景而分躔二象七衡孰當

期而合度建元高而不兢沿木火而無譏興百代之

闕文復千齡之大統匪我昌運疇能離此國家草昧

區夏權輿品物萬方同會獄訟之往河南五緯運謀

神靈之入東井然玄珪受命紫籙登樞白玉斗而察

璿璣把珠囊而膺曆數勤於水土大禹之平滌山川

禮乎方圓高辛之迎送日月應天神龍皇帝大橫纂

極元良繼體乃神乃聖三王接袂而扶轂允武允文
五伯連衡而擁篲於是乎東明捧日西掖占風南震
雄王之壓北清驕子之落粟同水火人類胥庭犴圜
徒施干戈不用上庠講道而宣化比屋畊田而鑿井
功成理定之業協律登歌疇德瑞聖之符陳郊謁廟
萬官咸事百度已康猶且存省闕遺徵求典故以爲
欽爲歷象哲后之恭天事神敬授人時明君之勸農
闢土自麟德創紀四十餘年雖斗憲未移而渾儀漸
變蔡伯喈所謂術無恒是洛下閎所謂歷後當差昔
太初隆規使易高皇之制元和新造旋移孝武之法

三續育賞

卷十七 序類

六

因時通變厥有前聞爰命典司更從刊正金紫光祿
大夫行秘書監駙馬都尉上柱國楊慎交鍾鼎貴遊
山河寶氣赤泉疏社軒裳接于五公朱輪贈言翰墨
連於七子資玉環之舊德擁金埒之新慶簫吹鳳管
朝昇烏鵲之樓疑閱龍章暮下麒麟之閣臨西山
典籍之府總東壁文章之事九源百氏之說盡入曾
襟六家三統之書咸歸掌握永言董率實竚詳明左
散騎常侍兼修國史上柱國陳留縣開國公柳冲望
重簪纓才高瑚璉家風推其直道帝範籍其謨明吐
白鳳而草玄言垂紫貂而步黃閣叅司國典時望允

諧副掌天書朝寄斯在鎮國大將軍右驍衛將軍知
太史局事迦行志中散大夫守禮部侍郎上騎都尉
嚴善思正議大夫行太史令上護軍傳志忠等或禮
闈兵鈐以賢才而入用或天門地理緣道術而見知
皆學富偃章藝超其石窮神盡智之妙闔落銅丸測
遠窮高之方懸裁玉表朝請大夫行太史局令瞿曇
悉達朝請郎行司歷徐保文承議郎行司歷南宮說
等或善分天部或工言算法稽長短之效無煩於驗
識披圖察休咎之徵非假於登臺上庫凡此衆哲各
承朝委悉達等則專司課務據覈其真志忠等則監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七

共討論用裨其闕雖異禮而各術並用心而合契於
是精研六位遍考十端立東西之定儀採南北之遺
事會數於天九地十起元於子丑三追日暮之行按
星分之度以推四時之發生以步三元之盈縮然後
分至啓閉無愆於玉衡弦望躔離必應於銅史纔窺
幽室已見飛灰雜候清臺仍看合璧追論古法師驗
前章八十一寸爲日分徒言精密六百八年爲歲紀
終非允當歷祀之所紕繆異端之所穿鑿莫不裁之
繩準格以銓衡究天道之精微開日官之軌憲容成
再出不能添黍累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

豈比夫時垂兩閏始載鄒人之語亥有二首方聞絳
老之年序臨安寧歲次強圉皇帝撫天下之三載也
珍圖改御寶曆初調授以丹鳳之官頒以玄鳥之署
候耕耘之節非藉杏花亶昏夕之期詎須蓂葉叅幽
明而制術邁古今而垂範玉儀既正金鏡逾明知聖
社之無疆識懷生之永太元符允合可以觀天地之
心能事畢甄可以爲帝王之式盛矣美矣無得而稱
紀次勒成名曰大唐神龍曆云爾

孫子後序

歐陽修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畧，蓋借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九

得其善
以戰存乎
以也

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非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

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
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
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
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
何異

在前篇墨則述
難而又多
此然自
常數十百人其遠
所得自爲一書是
所得自爲一書是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
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
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
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
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眇然儒
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
何異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塋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歿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三續青賞

卷十七 序類

十一

公亦多此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惟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
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
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
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
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
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
此而易彼也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

三續青賞

卷十七 序類

十三

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

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秦旣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

有焚諫草
亦有焚字
者

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崔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之。其術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術。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十五

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感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鍾鼎篆韻序 熊朋來

鍾鼎篆韻自珣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鍾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頰為鍾印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齊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為隸古定科

三續青賞 卷十七 序類 十六

廢古從俗
字寓通病
而字李尤
甚

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栢寢之刻桐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刊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為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為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錄漸廣宣和以後為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

以俗爲奇

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者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做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音字。亦未以鍾鼎文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終凋弋。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十七

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爽滌。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烟墨而悲紙併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縮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

似番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况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鵠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字類

十八

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割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言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遑及

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博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為斯人歎。今信父力於篆韻，盡書其若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頌有休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頤好飛白書，明窻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狗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狗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二十

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述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

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三



三續音賞卷十七序類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常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載政散隸肆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三二

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近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刻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

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

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于後，俾大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空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洎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洎音切爲定。庶大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

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

若臨水谷謹上

六書故序

戴侗

予嘗見其
書為之序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二十四

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聳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許其得天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據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以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群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論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代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冥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五

以多闕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爾滿腹鴻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群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於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史上

自皇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其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垂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緯俗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日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二十六

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興邦篤於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記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誠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遺遠昧微而觀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稀可以歎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爲之

序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趕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祖，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糞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

三續奇賞

卷二 序類

三十七

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于海，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矣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蒿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慨惜京師故老之
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
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
能後者已

三續音賞

卷十七 京張

二十八至九



序江漢先生歿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
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
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
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
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
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
斬歿，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
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齋見已
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

三續青賞

卷十七 序類

三十一

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
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歿無義可
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
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
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
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
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
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歿，不以命非善其職。且
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
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

於其七尺之軀。而夫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
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懼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喋膏血以闢魑魅。徑林
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
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
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
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
言之。先生之歿。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
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
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歿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三十一

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
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
與言者贈之。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廼刪書詩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者也孔子歿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其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顛頽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迨至於徐夏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

三續奇賞

卷二十七序類

三二

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百歲而得陳君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爭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愚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駿駉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躡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

刑部侍郎贈右僕射孫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
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
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鞶帨而血流
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
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
効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官體聿興旣馳
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
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
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三四

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
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
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
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僕射孫公乎公諱
遜河南華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焉父嘉
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
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
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
獨立乎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
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賦公雅思適麗援翰

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
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侂
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
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記皆卓立千
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
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拮據疵瑕沉吟
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
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
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
庭命子均均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討繕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三五

寫其集齋以請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
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
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
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
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高第者必稱孫公而
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
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
二朝之亂多有散落于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
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
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

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門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
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
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
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闕閔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

三六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顧况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于百穀主文之臣如太皞之於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與兄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丘門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祕書監工刑部三侍郎時謂得人翕然趨義恐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親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煦物兩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免其官亮彼褊人不徵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自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三七

此而堅然則於是清響不奮哮嗥有聲或以其言黷朝典賤于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讒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蠹如樹之有蠹不敢獲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虔惕苟無深疵不敢言瑕春秋暮矣温温生疾竟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邇而不得歸明主方覺而君已歿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畧舉奇峯紀勝境至於鬼恠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回家之什脫蕪羅走思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以况從表兄弟

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家子諷構厥德不忘
前好得而叙之

三續青賞

卷十七 序類

三十八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况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瓊儵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子郁襲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序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三九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

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殿正考述其典在垆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

三續音賞 卷二十七 序類

四十一

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轡轡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和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嘗蹙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祿宗之名

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
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
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
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
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
屬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
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
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
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
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存類

早

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
深也。愬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
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
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
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
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
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
至乃緒發而官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

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

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

燕然之石繁茲聞發。縹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
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爲王超陳而已。若乃
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
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
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
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闕川行謝。雖
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
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
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岷山之上。長留
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
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秘府。以示來
裔。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四十一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權德輿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剡煩苛弘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楊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淡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拔埃埽而棲顛氣至君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沽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弘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違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跋

四三

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為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交辟典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右史歷司封員外右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其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既殺軍司馬代之詔未下兵氣酸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灰地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

七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
而將乘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
命於暮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末如之何君嘗
以爲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
彝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
幹未邁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
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扁防禦約束
惓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叙事推理况今据
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
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竒采逆

三續音賞

卷二十一 序類

四十四

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
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
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
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
朗暢餘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
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
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
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
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見
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

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采其述
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四十五



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激灑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灰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萑莆與百果齊拆。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四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

三續齊賞

卷十七 序類

四六

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天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出爲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余叙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章至大官。早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贄。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

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柱得一善輒吁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特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四七

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鸚鵡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董氏武陵集序

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有所闕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得于遊齋。雖欲勿寶。可乎。生名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礪群形。糾紛外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爲

元本鍛鍊
此公自道
苦心語也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四十八

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高韻如包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聞者身以廷尉屬。爲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爲吟詠。時復發箭。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嘗號知我。盍表而出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也。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

句句自看
知詩

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
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任者相踵而起兵興已
還右武尚功卿大夫以安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
之間故其風浸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音以度曲夜
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于齋土也其不得
於時者歟其試故藝者歟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額

吳九



集昌黎文序

李漢

古今文字
之壞盡此
八字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蕪司馬氏
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
耳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翕泫澄深詭然而蛟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
孔忌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
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共存
嗚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
於金馬門踈踏宣尼戶乾符七十閩城殞賊悲夫先
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頗
方處士爲詩友一篇一詠鱸炙人口鶯鶯屈軼祥瑞
皇家迂避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
貴如浮雲篋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
門蘆戶不庇風雨稔不秬歎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
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戶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五十一

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
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
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
駭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
丘一壑寬於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
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只有僧樓浩高人也
與先生善掇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
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于齊
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博挂投文非所業但直

舉其美文觀作者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
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
大獲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
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辦辟寒之寶
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難求十耐
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
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
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
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五十一

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
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鳧氏之鍾霜清日觀淬
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
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
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
自慙乎鶻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
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冲十
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
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
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甌赴海

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檻梨橘柚昔姚
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
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日眩闕麗水而神
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
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
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
左補闕韋莊述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歿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歿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

三續音賞

卷十七

序類

五十四

果然巨璧

文興於唐虞而降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寤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着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

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
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
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
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凋酒酣顧延翰曰
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
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
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
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

三續新賞

卷十七

序類

五十五

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
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
四出守其閒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
墨頽影織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
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自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
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
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
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
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
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

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寤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
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
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
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
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愛厲旁紹曲據絜簡渾圓
勁出橫貫滌濯滓穢支立敬倚呵磨黻瘵如火煦焉
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
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祇謁
宗廟其聒蟄爆發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鍾橫撞撐裂

三續青賞

卷十七 序類

五十六

壹暗曼切韶護其砭灸嫉惡堤障初終若濡倘於未
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椿堯醜
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
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
二書者上獵奏漢魏晉南北二朝遠貞觀至長慶數
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
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
則德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
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

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閭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繇遠窮幽膿腴魁壘筆醜與徒窳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緼幅道義鈞深於經史觚禦於理化也

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旣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墮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殛故總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大而闕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賡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曲。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飲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漠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者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懲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

三續新賞

卷十一 序類

辛九

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在，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者，何刼於此邪。愚前所述雖已恣道其道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者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稱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馳於讐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歎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
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
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
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三續音賞

卷十七

詩類

空二



三續音賞

空二

三續音賞
卷十七
詩類
空二

擬亦過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寫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惟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間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卷二

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惟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卽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其數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見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其必欲合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

當知者尚遂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西江得其清。予矧吾友人之子。予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改者而吾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三續奇賞

卷十七 序類

六十三

終

07209



